

散文組
佳作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112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游涵宇**

就讀系別：**醫學系二年級**

得獎作品：**從水**

得獎感言：

這是我上大學後第一次嘗試投稿，很開心有被刊登的機會。也期許自己在每一次的書寫中，除了自我對話之外，還能看到更多進步的可能性。

從水

醫學二 游涵宇

我的名字裡有兩個水。據說這是在爸媽決定好名字，準備帶著我開車回台北報戶口時，阿公打電話來要求臨時更改的另一個名字。那時車正開往羅東交流道，開過一整片灌好水的田。從此我便叫涵宇，涵是沼澤，我泅泳其中，像漫步太空。

我一直認定水和我有種特別的連結。第一次到游泳池時我不到兩歲，因為連最小的游泳圈都比我的腰還大，所以是爸爸托著我的腋下，讓我胡亂地踢水，感受水的浮力。太陽要下山時爸爸想拉我到岸上帶我回家，我一邊說著不要、等一下，小小的臉一邊變得又皺又紅，眼眶附近黏滿不知道是擠出來的淚水還是手腳掙扎時潑上來的池水。我大哭而爸爸在旁邊大笑的畫面被拍下，從此成為爸爸的電腦桌面。我並不記得任何一點，都是後來聽家人指著那張電腦桌布，說著一次又一次的故事後記下的。但我想第一次接觸足以把我包覆或甚至淹沒的水體，那感覺或許像回到子宮，但更冰涼明亮，可能更像阿嬤掛在客廳牆上的西方極樂世界。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最期待就是夏天到來，可以跳到水裡的日子。太熱的時候，爸爸會說運動公園裡的泳池人太多，一顆顆頭載浮載沉像煮湯圓，游不動，說著便開車帶我們到九寮溪。越過木橋後從大石頭間鑽過，在一階階石頭上蹦跳著到了溪邊。一開始還客氣地在岸邊抓小石頭打水

漂、用扁平的大石頭在淺水區砌出四方形的柵欄，把水壺放進去冰鎮，很快的我就會溜到水更深的地方，捲起褲管像馬利歐跳磚塊一樣一步一步踏在大石頭上，直到褲管再也捲不上去，溪水開始滲進布料裡，被我的體溫加熱至略為溫熱的地步時，我就會假裝踉蹌，坐在河床裡最大的那塊扁石頭上，溪水流過指縫，流過已經平貼在我身上的上衣，帶走小孩子旺盛的火氣，帶走要不要繼續補珠心算或社會課本背不起來之類的煩惱，水帶來的感官刺激填滿我腦袋裡小小的資訊處理區，填滿了童年任何可能空白的時間。

又或者有一年盛夏，我們到冬山河親水公園的童玩節，陽光毒辣像學校老師罵人時的嘴臉，但那裡有大片的淺水池，當裡頭溜滑梯跟彈跳氣墊歡快地向我張開雙臂時，沒人能忍心拒絕。跳入水中，我只感得到水的流動，以及皮膚滑過充氣設施的塑膠皮時微微的溫熱，絲毫沒有感覺到露出水面的脖子和後背慢慢被太陽曬出粉色、紅色的色塊。我仍記得回家後被蓮蓬頭噴出的水柱沖到時全身像砂紙刮過的刺痛感，以及因為背部曬傷無法平躺，只能趴睡而難以成寐的夜。

回到台北讀書後我還是惦念著玩水，所以我們買了八仙樂園的季票，有時在安親班上課中途就會被爸爸接走，帶我們去八仙玩到天色黑得看不見彼此才回家。雖然不像宜蘭的河流那樣的寬廣自由，循環的消毒水裡偶爾見到蟲屍或深咖啡色的枯枝落葉，但高聳的滑梯、雙人泳圈以及椰子樹造景仍然乘載著我，讓我漂浮在快

樂、興奮以及所有正向的情緒裡，像汽水上的一球香草冰淇淋。直到六年級畢業考的前夕，看到新聞畫面中那燒了整夜的樂園，橘色的焰、灰白的煙，深黑色的恐懼蔓延在我曾經舒服得要睡著的造浪池、為了搶第一個衝上滑梯而快速跑過的小橋，還有想像自己是一隻善泳青蛙的漂漂河。本來故作輕鬆的說著「這樣今年暑假就沒辦法玩水了」，幾小時後變成「爸爸你明天上班會接到很多病人嗎？燒燙傷的那些？」，最後我選擇早早上床睡覺，當晚做了一個夢，太陽曝曬，光線變成詛咒壟罩大地，一切都乾涸直到樂園變成沙漠，河床上只有礫石。

那一年的暑假我們哪裡都沒有去。八里只剩下荒煙漫草跟鐵灰色的台北港了，剛買的季票只能待在抽屜裡。爸爸本來提議回宜蘭，到蘭陽溪的出海口看夕陽，但羅東家裡起了腥風血雨，家人爭吵、夫妻離異、長輩相繼過世，堂妹在壓力下開始嚴重暈眩，每個人臉上都多了一層鬱悶的面紗。我們最後決定待在台北，避開直面衝擊的可能。我意識到有什麼突然停擺了，儲存著快樂的水庫決定減壓限水。童年正對我關起大門。

國中到高中鮮少有觸碰水的機會，每周一個半小時的游泳課我像是炸蝦，被扔進水裡然後奮力打水前進，起了整片的水花和泡泡，很快再被撈上來瀝乾，送回教室，少曬太陽而變蒼白的皮膚是炸麵衣，我是擱淺的蝦。甚至那件深綠，應該令人容光煥發且滋潤的制服，在我看來都像是荒溪型河川在乾季時，河床冒出的蘚苔或雜草的慘綠色。那樣的時光過得

緩慢卻又緊湊，每個人彼此競爭著，垂涎著名次像飢渴的獸、大旱時爭搶著水源的難民，我也參與其中，漸漸地我的世界上了一層灰階。高三那年整年沒有颱風，熱氣蒸騰，往返國圖自習室與家之間彷彿東非大遷徙那樣辛苦浩大。為了節省時間，我幾乎都坐在椅子上，不喝水也不上廁所，以為自己成了適應沙漠的駱駝，這趟沙漠苦行終究是成功到了終點，但代價是一顆輸尿管結石，我痛得眼前發黑，幸運地自己排出後我開始每天喝大量的水，想像自己正在內部整修，洗刷了裡面的身體之後才能脫離那片乾燥。

上大學之後稍微被體制鬆綁，當我意識到我的假日不再只是補習、做科展跟補眠之後，我搭上客運往老家的方向，換騎機車，心急地一路奔向一直印在腦海中的那些水聲、那些海跟河的味道。

六年很短，但長得足以讓景色變得陌生。過去我們曾經開車前往，結果車輪卡在沙地裡難以移動，讓我多得到兩個小時堆沙堡時光的出海口，如今入口被草叢蓋得更隱密，一旁的漁港更沒落了，鏽蝕爬滿了漁船跟小鐵皮屋，下一秒可能就灰飛煙滅。九寮溪步道一如往昔，但九寮溪本身不再是適合玩水的地方了，石階上長了茂密的草，好不容易下到河床，小腿已經被樹枝跟草梗刺得通紅，溪水中石頭青苔黏滑，但顆粒本身似乎比之前更粗糙更銳利了。我知道它不歡迎我，但我還是短暫地坐了下去，跟小時候一樣把衣服全部弄濕再起身，此刻卻像過熟的青少年硬要擠進六歲時用的澡盆。

坐客運回台北的路上，我想水已經不再喜歡我，畢竟它讓我感受到它正在推開我。雪隧內燈光昏暗，我不經意瞥見車窗倒映的我自己，與過去的我比起來，這張臉陰沉了一點，稜角多了一點，眼神少了一點靈動，肩膀緊繃地聳立。我想，連我都不禁逃避這樣的自己了，那水呢？過去它承載了我的愉悅、我的希望，所以清澈，所以愛。但現在的我有什麼可以託付給它的呢，也許我留下的，只會讓它變得沼澤泥濘，所以它拒絕，所以淡漠。

此時訊息的震動把我引回現實。同學問要不要去騎車？這次的目標是越過台北盆地的山到基隆，一段全然陌生的路。我答應了，路上萬里無雲，長袖襯衫悶的我微微出汗，但稍催油門，海風就吹乾了，連同我事前對這趟旅程的焦慮都從衣袖間飛走。最終我們停在翡翠灣，我脫下球鞋赤腳走上沙灘。長途的騎乘使得我們疲累且沉默，但我的心中卻升起了一股熟悉的暖意。夕陽正在下沉，我試著觸摸粉色的海水，漲潮。它像看到老朋友一樣慢慢走向我，我也走進它，腳背、腳踝、小腿，直到我的長裙全被沾濕，平貼在我身上。當夜色完全降下後我們看到漁船的光在遠方閃爍，綠色白色紅色，全都鮮豔。不知道誰的無人機起降，我想像它錄到的畫面，海跟沙灘那麼廣闊，漁船跟人都像小點，心不知不覺中與它飛到相同的高度。我忘了什麼時候才終於甘願起身回程，只記得一路上，我都是赤腳坐在溼透的裙襬上騎車的。

回到市區後我走建國南路回家，車流不息，瀑布般從高架橋降落地

面，卻不濺起水花。南海路正在施工蓋捷運，狹窄的車道有圍籬的紅光以及車燈的橘黃，以往我厭倦塞車的煩悶所以常滑手機，但這次等紅燈時我稍稍讓眼睛失焦在前方街景之中，光點放大，一個個接在一起，緩慢前進。原來整條路都是河流，過去每天通勤的公車路線、離開或返回老家的國道五號，每一次的移動我都浸淫其中，水不曾離開，只是形式變換，它載著我往前走，而且不曾停下。